





塵史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于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

而宦牒奔走輒環南北而逮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

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

自大農致為臣而歸闔扉養痾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藁

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至州

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

顛以相從別為四十四門捻成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

實錄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

之者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

追為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塵史

卷之...

音樂

臺議

忠謹

惠政

利疚

睿謨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聲登聞鼓求亡猪者上手詔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聞來問朕覓亡猪朕又何嘗見他猪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白直禁卒錄編勅既効具牘以上英宗曰武臣寫勅是有意涖官矣遂命釋之聞者莫不嘆服

慈聖園林永裕手詔略曰功隆德盛被于四海宜改園陵仍云朕于禁中實行三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中書許冲

元嘗對客言熙寧末神宗欲蓋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

以進上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指亨字曰為子不

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內侍處約嘗與客言

昔在宣仁聖烈殿執事言宣仁常儉服施素蓋古之衣大

練無以過或宴罷見浣濯食器戒其潔謹夫不出殿闥綜

制天下於簾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

謂盛德矣神宗皇帝聖學淵遠莫窺涯涘黃安中履任崇

政說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則有報間之

以振鷺何也黃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維其如此迺

獲豐年之應一日又至祈父之篇其卒章其父廬不聰上

問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非

軍事尚謀聰作謀故邪侍臣莫不歎伏蔡特正說

國政

得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尚書郎寇諲往還因出其祖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藁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大戎遊騎已至深祁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發五千兵專委孫全照如虜在近使傳城求便掩擊仍令間道移石普閻承翰相應對討殺及募壯士入虜境燔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二敵三以震石普閻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萬一犬戎之營見兵已南即發定武兵馬三萬餘俾桑贊等結陳南趣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那至邢洺間方可鑿輿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病騎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犬戎柵於鎮定之郊定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畧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軍迺灑東下傍城牽制虜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賊戕害生靈或是革路親征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

置會合兵馬兼振津濟得臣切以為忠賢之臣抱道履節孰不欲遭時奮取功業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章聖淵謀神斷先發於中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聖賢相際嗚呼盛矣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舡與盜失之費蓋十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中以實中都三司使程文簡以為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為原廟逐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名見於國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紹聖初內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名非所宜名詔易之議者以為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

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浞宰相躄時魯魯公為亞相趙悅道歐永升為參政凡事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曰問東廳文學則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脩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窰猛火油

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窰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
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為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
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追班然後入
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
門外南廡其坐于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叅開封
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闊一寸
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汴州
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
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
年以汴州為開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尚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郎郎官廳
於中壁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來惟侍中中
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監
丞並未嘗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與寺監長貳率置不
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外寺監均命二少之類
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為次

祖

宗以來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為著作佐郎餘人為大理
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祕書丞寺丞再遷太子中舍
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即無所謂京官者惟曰

承務郎以上然承務至宣德若任七寺監主簿太學博士
兩赤丞之類亦得奉朝請蓋亦以職事官論也

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朝請
郎以下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為諸司郎中者並重戴
熙寧間既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閱任望官者充之未幾
又以初入仕者為五房習學檢正官今幕職官多因唐藩
鎮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觀察判官是也然以
選人充之若簽判則京朝以上故簽書判官廳公事又選
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某縣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竟獨依舊
不復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間議者以為無以甄別流
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貪墨者去之予始見
法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右者得無恥乎是特
知黃州書有犯並去之不從

國用

紹聖初予備位金部切見戶部支禁中合同司泊在京百
官宗室諸軍并雜支錢以緡計之月率四十萬諸倉給食
糶亦備是

任人

鄭內翰夕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懽曰
好狀元 神文為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笑因問

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况命相哉

熙寧間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為中丞凡七年不遷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是也

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禮儀

幘頭後周武王為四脚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請著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丞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而上繫今謂之幘頭小脚其所垂兩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為兩闊脚短而銳者名牛頭幘頭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帝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其中子先以結藤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為之裹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輒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為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中之樣始作前絀謂之欵巾文之作微欵而已後為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為

直巾者又為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巾今迺製為平直巾矣其兩脚始則全狹後而長稍變又闊而短今長短闊狹僅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謂之帽然未聞其制也魏晉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璿猶服研絹帽後人遂有仙挑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為一樣但徇所尚而屢變耳始時惟以幘頭光紗為之名曰京紗帽其制甚質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為短簷才二寸許者慶曆以來方服南紗者又曰翠紗帽者蓋前其頂與簷及圓故也久之人增其身與簷俱抹上疎俗戲為筆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為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裏搶已而又為方簷者其制自頂上闊簷高七八寸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為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為銳勢今則漸為四直者

古以常為帶反挿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令下挿垂頭令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撻四方五圓迺九環之遺制撻且留一眼號曰古眼古環象也通以黑常為常服者金玉犀則用紅常著令品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絳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間為方撻無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於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撻尾始甚短後稍長浸有垂至膝者今則參用出於人之所好而已

笏衣緋紫者以象上。詘下直服綠者以槐上。詘下方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闊。皇祐間極大而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非槐。

國朝 祖宗創金毬文方團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乃佩魚又為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賜禁從。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上至三師並服毬文觀文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給御仙花皆許佩魚。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藉者人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詠外郎遷前行詩曰衣添三尺絹。宴剩一枝花。熙寧以來皆給四花。即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祿階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為郎中即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伎術等官少為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襖俗所謂黃義襖者是也。幘頭合戴牛耳者。然今之優人多為此服。大為群小所惡。浮謗騰溢。其議遂止。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復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幾英宗入繼。大統祕書丞甄復嘗為繼聖圖。著其說。後有為黑紫。神宗詔禁止。於是乃加鮮赤矣。世又目為順聖紫。云蓋色得正。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一入熙寧間選人既習學檢正又有領編脩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聚馬出入皇城門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襪有帶履用皂革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具冠服而騎 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余時貳軍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 皇帝致齋御史臺吏具行禮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績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音其績者或讀曰青曰菁余潛告曰當為爭有相顧而笑者按儀禮作淨字音義與此同

婦人衣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紀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或綴絲羅為攢雲五嶽之顛既禁用鹿胎玳瑁乃為白角者又點角為假玳瑁之者然猶出四角而長矣後至長三二尺許而登車檐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為圓者塗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為之謂之圓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驪肩又以圓冠少裁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又以驪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今則一用大妃冠矣始者角冠稜托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以珠璣綴之其方尚

長冠也所傳兩角梳亦長七八寸習尚之盛在於皇祐至和之間聲喁于黃晞曰此無他蓋大官麤踈耳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有襜衣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今亡此禮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婦變服而受慰者其服可知矣切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私忌累垂脚襪紗幘頭襜布衫繫籃鐵帶此乃今之釋服襜禫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輔曰不可聖人緣情置禮蓋有隆殺今歲服襜禫是未嘗從古也又在閩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自紵衫繫黑角帶訪士大夫家鮮有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是則其服少變常服為安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袍晉經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閩秋遇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後問他郡皆服斬衰時熊臯守鄱陽乃出所錄庚申禮官議服為得禮辛巳欽聖憲肅遺告到安州余急趨郡中見守相首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為不可時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鞏守郡亦服斬衰余以為大非也遺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是暮服也今服斬衰義有所嫌遂用余說後聞他處服斬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禮安可以仕乎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乘車

比至乳褓輦乘馬皆張之
熙寧間因內璫馬首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青繡
為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此其景至從兵有不能持之
者紹聖中詔禁止遂不用

音樂

瓠巴鼓瑟而遊魚出廳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精於
音者其感物如此况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率舞鳳凰來
儀不足恠矣故施於人則庶尹允諧於神則祖考來格嗚
呼非舜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樂本朝因用之 神文嘗詔和峴等修焉
又有和氏樂 神文復命李照別製然所用者惟王樂耳

永豐間 永裕遣知音者講繹是正遂廢王樂而用李樂
范蜀公以為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太常審
議卒用李樂協律即陳沂聖與謂予曰王樂高二律是以
太簇為黃鍾也范樂下二律以無射濁倍為黃鍾也其得
中聲之合惟李照樂云

蜀公素留心大樂既居許募工範銅為周釜漢斛各一枚
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可以此樂矣又以為今
樂之聲宮不足而商有餘故常大臣休休偃伏于私而是
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軍旅樂之應也遂改制音上之元
祐初下太常議其樂以為聲下而不用

予嘗聞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是以積黍

定筦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識樂者惟在於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必至於焦咽而徹下樂其歌者必至於掩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樂聲太高神宗因見絃者屢絕而易歌者困塞而氣單遂問其然對曰以太高故也上曰為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兩格乃兩律矣今教坊與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或未用之

臺議

慶曆中衛士之變既就誅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羅江犬子羅江蓋蜀邑也產犬善噬其章云仍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為舌班尾卷者迺曹南犬也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橐拜囊封衆佇聽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間者其辭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聽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初程灝伯淳入臺為秉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忠謹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余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

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相
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
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
地中令輒懷歸他日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于上上
乃大悟卒用其人

富鄭公嘗為予言 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并州欲領師
乘勝復收薊門始咨於衆叅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
幽州猶熨熨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
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 永熙竟趨幽燕捲甲而還卒如
贊言鄭公再三嘆為予曰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球言 永熙幸佛寺廟塔禱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
問曰天久不雨柰何或對天數或對以至誠必有應一綠
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脩故也上頷之而行歸復駐輦
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士守臣犯賊法當死宰相以親則
不死某士守臣犯賊不當死宰相嫌卒死之翌日上為罷
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 永熙始末至大任然王躡國論率預謀斷
一日浴及儲貳寇諱以天下之本非臣所獨知願博採廷
議已而 章聖既入春宮三日謁太廟上遣人伺之百姓
觀者皆合手叩額云新天子又一日萊公因對上謂曰建
儲本為天下計前日還宮見有泣者及太子詣廟令人察

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
陛下得人此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于晉公相 章聖以剛介嫉妬議多不合一日
因奏對以笏擊晉公由是並罷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
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蓋天禧五年冬也明年
改元乾興二月十九日真宗宴駕神文即位章獻垂簾晉
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衛州團練副使宣獻當行制詰稟
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
大不道耳宣獻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別辟然晉
公常切齒焉境增兩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沈隕未幾晉公
擅移永定皇堂貶崖州司戶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
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予與文定兄
之孫朝奉大夫孝廣世美同貳閩漕世美為予言之范文
正好論事 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
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數夕環步于庭以籌其事家
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祐等曰我上疏言斥
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
教授為業既奏 神文嘉納為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
矣毅夫云

神文時慶曆間淮南有王綸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
日夕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議罪鄭公在樞密
凡弃城請論如法范文正叅預大政爭以以為不可今江

淮郡縣徒有名耳城壁非如邊塞難以責城守 神文眷
德寬仁故弃城得減死鄭公忿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
范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煞
人則吾輩亦將以不容矣鄭嘆服

鄭毅夫為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常入省見之
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
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庭爭衆甚危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鎮
不狂其名不張公達曰古人處已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
嘗心記其說

惠政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崇陽一縣不產茶而民間
卒藝桑而稅以縑人甚樂輸蓋興國初九河張公詠登進
士第以大理評事知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
縑夫賢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窮也

詠在崇陽登喜豐亭見人市菜婦呼問之乃田家子也曰
若自有地豈力不足以藝蔬邪願從邑而市之真游墮者
於是筭而遣之以淺丈夫論之則為暴政決非罪人矣
范純仁於至和間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籍家貲滿三
百千則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
則課本戶罰藝桑各有數人亦不欺而至今稱之後值營
奉 永昭計司科買麻履數萬期會既迫民間雖有金而
莫能得履公為科營婦鬻履者稍增其直與之為約如期

而辦又科材木甚衆公敷於五等戶優估以市之計里之遠近令以次輸送公乃設棚於縣宇之前致榻於棚上公據棚下輒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人莫之曉蓋於棚榻潛有尋尺之度以視其長短由是吏胥匠作無一高下其手而民無所用賂當時畿右諸邑民莫不歎獨襄城為不然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皆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貯水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劔之順昌作戒煞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婦諭勸其鄉人無得煞子歲月間活者千計生子皆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一官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人迎於郊古循吏也

利疚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因用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詔父在母暮增為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便時為時所湏而不可去者如齊摘山煮海漢之權酤六畜之租唐之間架竹木之稅是也若稽古執義而行行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復井田蘇綽之建五等房瑄之用車戰是也蓋徇名則失實放於利而忘義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蠲減外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十八貫有畸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一貫有畸而鄂一州所歛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樸買縣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敷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貨茶以濟艱食所入既倍而監場官因亦被賞竟不復減議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諸邑在無名矣

湖北一路惟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種以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戶坐享厚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於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為政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本朝屬荆湖北路景祐間忽入京西民間既禁海鹽而食解鹽以輦販之遠頗病淡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科索駝黃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之既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僅足以支費而京西之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燭

本末或欲乞為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之論也予尚為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割安州為京西元旨止以京西闕財用為言蓋出於一時苟簡之請而聽之者亦未嘗圖久計其歲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西又發運司計兵梢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所得纔三萬五千耳抑累歲未嘗得之切嘗籌之郡則王士也人則王民也何嘗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爾已為謬舉為今計莫若曠然蠲之則京西無受虐利而湖北當蒙實惠也

古之圭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耶視職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然郡縣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令今有職田處多貽民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訴縱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歛職田之租入于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之數以所有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佑其中直以常平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養廉吏而息貪汙也

安陸郡城枕涓水惟州城基城皆紫石每夏潦漲集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歲水纔溢岍即行西壕識者以謂久必自鄆津門由景陵門以去為正河道矣若自大安門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岍盡處為水約以殺湍銳庶幾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張全公朝議與予泊士人僧

俗同列狀以訴于州乞置水約州委安陸令而守令皆暗
遠圖而憚於有為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舊未嘗
有此役為難遂寢其事

慶史卷之中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不遇

治家

場屋

神受

軀分

學術

經義

詩話

論文

碑碣

書畫

辨誤

明義

賢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鄧施設之迹雖不同而同為善
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則家家畫像事之止曰
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後民間祈禱無虛日大則
割牲獻樂小則焚紙幣酌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

文正在任令建廟兒匠者請神之像於公公曰即我是也
乃以公為祠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
亦多造焉官為設醮二公與漢之召杜在其列嗚呼生澤
其民歿列于神可謂盛德

王侍郎中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
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獲之吏言因其
僕告公曰舉人應舉人孰無貨其情未可深罪若怒告主
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以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為其父嘗
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院倍其稅仍
治其奴以罪而遣之衆服之

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之卓然無

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禰二公各行其所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掾歲滿還里卜築於鄆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為令狐秋掾雪中渡鄆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掾嘗就閱或假輟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着墨襖布袂繫條小童携書篋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洒景物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皂繒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骨毛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倬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

馬先生諱揆云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脩清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舜賓字輔之為鄉里所說服歲飢出穀萬斛捐價以糶及傷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愧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洛人李寔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時鄧綰文約任南宋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言爾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願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黃好謙幾道時同在臺後領京西憲嘗

會于洛為予言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溫公既相太師文潞公落致仕平章軍國重事耆哲並進時蜀公居許亦預召竟辭不來其表有云六十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合禮

志氣

令狐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宋同時常謁郡守值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傳呼而來二宋相顧嘆慕且曰我屬至此亦足矣令狐曰何其隘耶吾輩不出入將相皆不足道後元憲為丞相景文至八座令狐止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本州稅而終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夔州盛大夫武仲安肅公度之孫也謂予曰某閱王公大臣須有襟量乃可以喜其位昔外戚李侯璋徒以后族建節獨襟量容物亦人所難某常同張壽丞譴過南郡時李為留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數日俄以從兵乏食告別欲去李曰但令持狀來當為給半月食糧盛遣從兵殺狀尋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郎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與張翌日又往告別李曰何苦遽行復告以從兵乏食李曰昨日已支半月盛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不得耶殊無怪怒也盛張相謂曰此公月得俸錢四十萬正以此耳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

出衆遂高呼者三垂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謹趙濟畏之龍圖垂崖孫壻也嘗以此事告于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畏之常為予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與仲氏景文未第因依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謂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劔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劔鞘年節當喫劔耳時予先君年未冠處座下常語予曰觀二公居貧燕笑自若後高名位如此

范克夫治平中為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幃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熟諫議又問

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夏國相張元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相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得體矣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齊桓公行甚汙辱而為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仲死豎貂任事而卒於亂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知也夏英公謫守安陸有書表吏鄭生者鄰二宋情迹甚熟凡郡守所欲牋狀多謁二公為之英公怪而問之曰若嘗學而自為

此耶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嘆賞英公守三月而罷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叟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
以選老母恩深白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魏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秘閣琬圭賦景文賦獨行于世魏公嘆服景文語客曰既賦琬圭又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庸遂請改命歐陽脩分撰唐紀與志景文出知成都聽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罷即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詩曰留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彤闈平臺賦罷鄒陽至宣室釐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櫪嘆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篲應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鄭州不得朝卒于外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予為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也張全翁朝議為予言曰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門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

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太宗以為然
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媪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富鄭
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皆不得_至相往来閨
門肅如也

場屋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漢
昭熟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答以兩可之說既
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傑謀為優於成王不
祭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是年景文首薦令狐被
黜故景文謝啓有曰言雖執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
是也

神文重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既考定前一日取首卷焚
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状元洎唱名乃鄭獬也故鄭謝啓曰
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受

潞公嘗為予言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一日於相
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燄其紙視之乃淳化錢其數十明日
淳於王塾下第十人及第是為天禧三年淳本南劍人後
居安陸

鄉人傳說宋元憲母夢朱衣人昇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
猶覺暖已而生元憲後有夢前朱衣人携文選一部與之
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世天下謂二宋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數上不第年逾四十不欲復試鄉人共為投納文字迫期疆之使就試已而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試乾一夕夢遊天宇間殿上唱云劉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覺自占曰曆家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狀元太師王拱壽賜名拱辰沆第二悟所夢天聖八年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于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賦鄭與余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鬪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在于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貼子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并一夕輒夢東華門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車訊云宋朝第四宰相再訊之云丁丑人希并蓋生丁丑喜而前瞻見車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確持正也固生丁丑熙寧己未入叅大政辛酉登祐揆乙丑為首台元祐戊辰以謫官守安祿嘗吟詩言者以為謗訕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盧寇丁至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間歲取士第一榜也南省放合

格二百人殿試由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後累榜最為人少
後蒙朝廷顯擢亦累榜所罕故蔡持正劉莘老章子厚並
拜相安厚卿兩至樞府一為門下侍郎胡完夫作右轄出
守成都還為吏部尚書以卒如持正莘老並謫死新州子
厚近自雷州司戶得散官徙居桐廬亦卒厚卿以散官居
沔又遷建昌後得還洛復太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數
人若俞公達吳子中李奉世皆先以張正甫姚暉中盛中
拜亦以責死豐相之王明叟今俱貶棄豐居台王居南安
蓋寵利保功名自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銍少而博學善持論嘗為予說李邦直作門
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床李披髮坐于上旁有人曰
此王陵舍也夢中因誦一詞既覺書之因示韓治循之其
詞曰楊花落鷺子穿高閣長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着
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
後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體分

蔡邕獨斷曰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
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
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漢以來於天
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
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顯相於言足下比蔡所
言蓋已詳而有等矣然予觀秦漢間卑對尊者亦稱足下

如史謂大王足下者是也則非特通顯相於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如皋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底績屈平曰
敖朕辭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謂至秦天子獨稱之予嘗
以為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於君前而相與言猶或卿之
若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遠致孫楚叅石苞驃騎軍事初
至長揖曰天子遣我叅卿軍事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
去矣如此之顯甚衆隋以來不復相卿惟人主呼其臣則
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然惟
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曰某君云者以君之稱
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為重已見稱為君
則為輕已不知何謂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損也夫自况曰僕非不卑也稱
人曰君又斥云足下非不恭也嘗觀唐賢如韓退之凡與
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多云某君足下而又稱
曰僕以退之之才識所言宜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
耶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負樞相
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
君進士登科所薦應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
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叫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
遇則喜夫克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為禹克拜言之心則
可以為舜聖人何遠哉善克其所為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嘗以謂禮義出於聖
人之偽能偽然後能為聖人能為君子嗚呼卿所論以治
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偽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惡若恬於
性而耻乎學偽則柰何是禡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二子
則子思孟軻在焉此韓愈氏醇疵之辨與然可謂大疵小
醇也

莊周號為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
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末能忘情彊歌以遣之其累一
也奚為是紛紛欬揚子雲云蕩而不法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答李翊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
罕言也或因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
約謹所習與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為不悖此
其大畧也臨邛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
人之所致言吾知永熹卒貽後世之誚者其在此書矣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着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
因曰我見小宋說手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
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為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方壯始從學逮遊場屋甚有名時登第
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後知隨郢信陽三郡年

六十三分司歸安陸年六十九致仕嘗撰乘異記三編科
名定分錄七卷卷傲戒會最五十事麗情集十二卷又潮說
野語各三篇退居又撰胜說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詩
賦雜文其子百藥嘗纂為慶曆集三十卷子惟會最麗情
外昔嘗見之冒哉所聞也

令狐先生常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錄余常見之乃知先生
於世間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說精義昔平統緯世物
樂要注默書諛臆琴譜兵途要轄余為兒童時先君令暴
書見世惣統緯等書後有從同堂兄聲伯芭假所傳易說
琴譜讒臆以觀焉自餘訪諸里人蓋鮮有知者

經義

書之為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內之政存焉詩之為書
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備焉周之興也始於太任
太姒而已詩曰太姒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
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滅於褒姒而已詩曰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方后妃之賢也莫
不如臣下之勤勞求賢審官如此而已方豔妻之煽也上
自卿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亂之來
可不察哉

屬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監謗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
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衛武芮伯之作也
當是時詩未止也民畏監謗不敢作故也詩多識草木之

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
之象近取諸身爻詞說卦困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頰
傳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則二雅見王政
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
時也女謁內盛諛邪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幾息故予
觀賓之初筵瓠葉作則鹿鳴廢矣頰弁角弓作則棠棣廢
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廢矣漸漸之石何
草不黃作則采芣出車林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嘉
魚廢矣隰桑作則南山有臺廢矣鴛鴦作則由庚廢矣魚
藻作則由儀廢矣采芣作則湛露廢矣黍苗作則蓼蕭廢
矣瞻彼洛矣作則彤弓廢矣召之華作則六月采芣廢矣
大由作則鴻雁廢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
華黍廢矣若厲王則尤變其大者故予觀民勞作則公劉
靈臺廢矣黍稷作則行葦廢矣瞻邛作則綿文王有聲廢
矣召吳作則棫撲卷阿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予於幽厲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為蓋始於毛公耳班固漢書曰
晚有毛公者自以為子夏所傳河間王好之未得立是也
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為子夏序
蓋襲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道為近必有所本但今
無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賜可與言詩於子夏獨曰起予
者商也是說者之所本與予以為序非出於子夏且聖人

剛次風雅頌其所題曰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誘
曰懼之顛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然若閔睢
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
毛公發明之言耳詳於逐篇自可以見何以知之夫篇之
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康成以為出於毛公之言此可以
知矣故詩序止存一句者右召南則州蟲邶風芟芟及式
斲王采葛檜之素冠小雅出車杕杜等二十九篇大雅文
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四篇魯頌泮水閟宮
烈祖三篇商頌元鳥長發商武三篇皆止於元題一句蓋
非孔子不能作也其餘篇序察其文勢反復相明自是二
公之作明矣抑予見於史傳齊魯解詩以閔睢本於衽席
又曰佩玉不明閔睢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為思親之詩
三家者蓋皆不得孔子真獨毛公得之其自以謂子夏所
傳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得而見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龐也
吠婦人服飾獨言帨何也曰案內則注云帨蓋婦人拭物之
中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
古者女子嫁則毋結帨而戒之皇甫謐女怨詩曰婚禮臨
成施衽結帨三命丁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為九為老陽七為少
陽進陽之道也六為老陰八為少陰逆陰之謂也此乃不
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

則七八九六之數故以純者為老九六得純數以雜者為少七八得雜數此自然之理也。唐李翱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古小人在上最為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摧奪以四兇尚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剝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詞俱險而不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剝長乃終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自道而下數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予觀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求其變則可以思過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黜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謂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氏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臨邛都官外郎計用章博學著有迂遺希通二編尤專於左氏春秋以謂凡傳所稱禮也者非禮之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時當舍經而用變以權宜從事蓋左氏親授於聖人者如此密學陳襄常有書辨其非是云。

詩話

梁鍾嶸作詩評掎摭本根摠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為不然虞書載賡歌

之辭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
舉如行露曰誰為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為女無家何以
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誰通言是爭至
於四月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間則全篇五
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逮漢專為全體矣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深落燕泥
否蓋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畫北宮書云花露盈蟲穴深
塵墮燕泥予以謂練句雖工而致思不逮薛也

杜審言子美父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唱和有縮
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寄語洛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
還人子美林花着雨燕脂落水行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
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
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
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
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
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
若已出唯李杜顏延年橫白馬賦曰旦刷幽燕畫秣荆越
子美驄馬行曰晝洗湏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
天馬歌曰鷄鳴刷燕脯秣越蓋皆出於顏賦也退之曰李
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

息者也爾雅釋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雲高大
甲六月曠搏扶恐別有出

逸史載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試
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適之飲中八仙之一也子美詩曰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世賢盃
用其詩也

白傳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鶴樓宴罷
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句則美矣
然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
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辨如峻極于天之謂也予以謂世
稱子美為詩史蓋實錄也

說文以瓊為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曰若
非燭鵠鷺定是胥瓊瑰又馬蹄踏作瓊瑤跡為有詩仙鳳
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僧贊寧為筍譜甚詳掎摭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
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
亦可為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詠笋二十六韻
不收何耶豈寧忿其排釋氏而私懷去取與抑文公集當
時未出乎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京山縣稅
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先君皇祐
間尉是邑重書於牌後亦亡郢刊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

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
關頭一望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懶看花
來訪野僊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
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曰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
城裏訪僊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為我新烹嶽麓茶蓋詩人
寓興多同

仁宗嘉祐未宴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丞相韓魏
公詩曰輕陰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盃唐羅鄴詩曰
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盃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學賓有父尤善於詩嘗云人從別
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有江橫塞外悠悠去天
落秋邊處處低語句驚人蓋出於藍矣

慶曆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
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
下筆有雁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
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
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
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
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
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槩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獨不免子美之譏况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為然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濶三二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比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閩人謂茶芽未展為槍展則為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銍性之嘗為予言曰王荆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謂焉寇萊公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視予征途不暇吟詠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踈踈渡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冰晚鉢侵星汲霄厨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部郎中崔嶧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達矣

穆伯長為巨盜詩斥故相可謂也予因舉于史驥思遠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傳以丞相李德裕貶崖州為三絕句便不免世人訾毀予以謂詩三百皆出聖賢發憤而為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安陸令李楚老翹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詩也白公卒于李貶之前予因按唐史會昌六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即位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貶蓋當時疾李者託名為之附于集詩曰樂天嘗任蘇州日晏勒湏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擡頭撼腦花園裏將為春光摠屬伊田園不解裁苑李滿地唯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白

去臨行怊悵欲寃誰予觀其詞意鄙淺白為雜律詩譏世人故人得以輕效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 慈聖以珠盤

蹙馬鞍遺上上自池乘以歸 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遊

苑中上常扶持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毀香

閣垣為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

王珪曰誰知老臣淚曾泣見珠襦王存時為從官曰珠羈

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

寂寞大椿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升早朝詩日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元武東曰蒼龍西曰白扁今永升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豐曾阜子山嘗宰蘄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間見小詩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字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于丞相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顛為詩近見人亦為藥名詩者如訶子縮紗等語不唯直致兼是假借太不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

乃譽望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令狐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嘗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交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迺出守麾去也咸為山濤麾出杜牧之首把一麾江上去即旄也蓋誤矣余以為麾即毛也子美亦曰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為詩予少時聞人誦嚼梅香蘼齒攀柳綠歲中予欲纂鄉人詩恨無朱詩廖猷卿大夫謂予曰某少嘗同筆硯得其詩二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猷卿別未幾不

幸且卒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栢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栢梁哉鄘
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
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狺之間兮又曰尚之以
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幽風曰二之日鑿冰
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
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
茲昔也日關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
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
者殆而項藉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漢
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栢梁之
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
始蓋合兩句以言誤也

予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
忘名所為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不能傳抄其過杜
工部墳一詩曰未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
伴大夫魂流洛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
西原

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斜韻夢得亦何
焉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用韻未盡知白樂天春
深貧賤家荒涼三徑草冷落四鄰花又如妻愁出賃車之

語烏足稱哉

張頌公美穎昌人舉進士不第嘗館于吾家義方齋畏謹自律讀書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詩曰人散鞦韆閑掛月露零蝴蝶冷眠風全不顯其為人嘗詠唐君臣得共之迹與其治亂之辨可謂世鑒者凡百篇元豐未至京師欲上之會永裕不豫囊其書歸有志而不達

予弟光輔鄰臣即以經行應詔元祐丁卯賜第歸未幾因出墜馬傷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明道挽詞曰足穀鑿還驗占桑夢已靈衆咸推服

論文

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領之列瓊漿馘羹之烹新歌鄭衛之娛日夜沉湎與象棊六博之樂夫所以訾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於後耳又曰嘗罰當只尚進士只國家為只尚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絃絲竹之病語衍而復為逸少之累矣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于藝約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美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取劉向烈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顯又作讀如讀

儀禮讀鴟冠之顛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
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躰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彥昇
之志也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為始於驚
于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
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
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
為碑任以銘起于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
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因或
其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多聞之益
顏氏家訓亦足以為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
左思為狂而又詆忤子雲吾不取焉

李善注文選最為該洽然潘岳閑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
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詳予嘗讀王子年拾遺
曰北極有歧峰之陰多棗木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
核細而尋百歲一實夫歧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空核
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八所
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
此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為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
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
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策六卷推文公為之序其
略曰所著詩賦之外書啓誌記序述銘誄合為一百二十

篇又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翦
然玉振儻有繼梁昭明之為者斯不可遺者也然所得書
肆鏤本總六十六篇蓋已亡其半抑觀文粹並不編載由
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讀文粹之外登之文以至金石所
傳裒而錄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

唐柳冕常言文章當以氣為主而世以謂賦者古詩之流
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殿試有物混成賦其間
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此
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為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
別妍蚩願為軒鑿儻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人以謂有出
將入相之器果為名臣

里人傳宋景文未第時為學于永陽僧舍連處士因問曰
君好讀何書荅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率多謹嚴至修唐
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歎

宋景文公始獨撰史歲月雖久而書蓋將成後文忠分撰
紀志今與景文所撰列傳共行于世是也然景文亦自撰
唐紀與志家藏其藁世莫得見

范蜀公既謝事家居亦著東齋記事大意見序

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為精絕白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予以謂唐初綴文襲尚南朝徐庾躰故駱賓王
亦有如此等句庾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云落
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知勃文蓋出於此

李遇泰伯臨川人以文學名於時晚年著李氏常語大斥孟子以謂教諸侯叛若孔子猶不免莊周之論况孟子哉嘉祐中海南貢一角獸高大如吳牛身皆肉鱗傍置一羊每擊其羊聞其聲則方飲斲彼蓋以麒麟進也神文目為異獸然世謂山犀士有賦麒麟者以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挺一角於額上毅夫為予曰此正如班固書張蒼晚年口中無齒也

碑碣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為之相公林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闊三尺餘白石也吾聞石白者不泐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平中縣令張整言於

太守周君燮且以為玉碑輦而視之非玉也委鄉校之南廡已而欲有用方磨去十餘字會鄭獬以內相還里卜葬遽止之得不盡滅其文字後余遊宦歸見其碑悉為人磨治惟其額有書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九字甚恨無墨本以藏親友朱人舛見予屢嘆乃出一本以遺予所存者序四百字銘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於序為甚其可讀者有曰先王宅土杖懿親而建侯我后得人功闕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太中大夫使持節冀州刺史云云履直道於朱繩照全刑於白璧抑貪競之俗息浹二天屏權右之門威加重撩又曰行趨露冕之禕坐列交衢之棘二年有詔追遷太僕少卿又曰長史公以儀鳳三年正月日薨

於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二有又曰嗣孫崇藝易州司馬五
回軍使英姿外族炎鑒內融又曰趨毅梓之鄉閑用標幽
壘何止常孟之光緒祖德垂祐後昆劉寬之溥芳故吏式
照往烈崇藝崇述崇烈云云銘曰炎圖括地姜泐疏天融
斤孕火太岳飛煙緝詣帝若萊冠象賢賴涇涇瓊箕山韞
寶儀刑邦幹經綸天造華陽啓國襄城訪道漢劔舒蓮周
珪映藻運移赤野威懷楚望八翼飛正三刀集貺英莛早
舉仁風曉暢丹水擢圖黃星昭亮恩狎聖齒績恭龍躍錦
旆雲道實高天爵青蒲奏牘赤野馳英陸剗桺兕水斲奔
鯨閩區恩暴夏口先鳴晉俗康阜軒轡澄清金根按禁訐
謾鶴省蘭綺畫嚴鈎陳夜警軍容甚泰王功載清地軸東

距天津南渡狼望云云得臣按唐書許紹唐初為峽州刺
史封安陸郡公以破蕭銑功擢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智
仁初以勲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用是
攷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却處晉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為中書侍郎既終葬於州
西南三十里慶曆中太守校理孫公甫之翰嘗命令狐子
先為文將魏石立于涓津之側以表之會溫成張氏方以
脩媛寵貴之翰畏讒終不立議者或譏其太忌元豐中滕
甫元發守是邦將罷任又為文刊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
道左未幾故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十絕云矯
矯名臣却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鈞臺蕪沒知何處嘆息

思公俯碧灣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訕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尚委於令廨之門

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樓有石刻倒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曆中華容縣一日晦真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亮子京問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並長三尺鐵筆書之然予在江湖間人多以仙為名又其字顛世所開者孫載積中宰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其碑云皆唐時所建巨材髹漆積久剝落見倒書迹曰謝均李約收利火十餘字去地三二尺以紙墨榻之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木於山者其火隊既衆則各刻其名以為別耳凡記木必刻於木本

營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陽西瀕大江夏殊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曆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嘗欲起巨堤以捍怒濤使為弭楫之便先名曰堰虹堤求文於歐永叔故述之堤利詳且博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未予宰巴陵首訪是堤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時治今比陽縣後徙泌陽今治是也按開元間李適之嘗為唐州刺史既去有德政碑乃張九臯之文九臯蓋九齡弟其碑先自比陽輦置今之都廳予嘗閱之因求其新舊史皆不載適之為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適之其字也名適之宗室之賢者也

令狐先生既卒門人史驥思遠謁太子中允勾諶信道銘其墳又求屯曹外郎阮逸天隱為文以表之天隱與令狐同年福唐林逸書襄陽孟逸篆額史既為三逸碑

書畫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趨姿媚者也

武功蘇祕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予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之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恠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霄亂史杜牧從前聞說真仙境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罷牧吳興遊長興

之明月峽留字於村居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陳驥往彼得之字體適媚隱出木間真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為湖州督郵藩鎮板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慶曆間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髑髏涅文墨入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

郭忠恕僑寓安陸郡守求其畫莫能得陰以縑屬所館之寺僧時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為墨汁悉以潑漬其上亟携就澗水滌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為山水之形勢此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彼尤怪耳

辨誤

樹木上書字
辨誤起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蓀丈人止子路宿熬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而熬也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熬豈無人而與言哉孟子最為全書熬滕文公問為國此篇疑有簡策之誤蓋與畢戰問井地參雜而熬也若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當與國中什一使自賦為相比若詩云雨我公田至雖周亦助也當與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為相比若鄉田同井至百姓親睦當與設為庠序至小民親于下為相比若世祿滕固行之矣當與卿以下必有圭田為相比而其間察其文義頗有脫略使三代之法不得全見于後世良可惜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云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二從字上蓋脫一曰字讀者可考而知也康章謂陳仲子為廉士孟子曰克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繼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歛子以謂黃泉字下當有脫句子弟讀焉當詳考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儉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儉當為僵可以氣吹之則僵予以為非也儉與竟同炊乃爨也以謂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盡猶之所謂一餉間耳

子守官洛中聞伊陽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數十里不知禹

貢何以謂導洛在熊耳君實曰昔有兄子主簿虢州盧氏縣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予因考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驪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酈善長注云路出豕嶺山東北經獲興川又東經熊耳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導其滯者是也按此即洛亦非正出於熊耳蓋禹始導於此爾予按伊陽之熊耳乃山同名者更始啟赤眉積甲與熊耳齊者即此山也在洛矣

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鄭氏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湛或為淮得臣按酈善長汝水注云湛水出犍縣北歷魚鹵山下為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之北有長坂即湛水以名也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元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汝水又東南經定陵縣水右則溁水左則溝水出矣自定陵北通潁水於襄城縣鎮潁盛則南播汝洑則北注得臣以爲九州之荆乃今襄陽也方城蓋其北境矣二水之泛溢其浸則在荆猶之江出於岷山漢源於嶓冢其川盛於楚也

吳松江有洞庭山常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近時子美詩曰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

陂乃湘水非江水蓋斥此湖爾此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蘇州皮陸子美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荆渚間繚漢江築堤以障汎水彼人謂堤曰提說者以為自高氏據其地俗避其姓所諱故不曰堤爾予嘗疑其不然比見李肇國史補乃云今襄陽人呼堤為提關中人呼稻為討皆訛謬所習也由是知諱姓之說為妄矣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晉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孝建元季分荊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七郡立郢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來稱郢州者即江夏也今秦鳳憲校理張彛民芸叟先謫監郴州鹽

稅過鄂書與通判吳子勉廳壁詩云但見石城多草木芸叟邠人博學有文蓋邠去鄂秦楚之異遂以鄂為今郢矣其詩併錄於此曰汀洲露白葉番黃獨上南樓馮興長但見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興亡朱絃只解悲流水黃鶴猶能返故鄉莫道楚魂招不得試將蕪累過三湘

京師謂人神識不賴者呼曰乾子因詢一書生厥義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予見揚子方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固知乾乃虔傳曰虔劉我疆鄙蓋賊煞之義也然則世俗俚語多有所本但不能究譯耳

呂氏春秋白圭曰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孺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

大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
比我與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
稱其妻及婦人凡自稱者則不然則世人之語豈無所稽
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媳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抱蓋
拱把之間纜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曰櫟
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麗百尺是也
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廟柏詩
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
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於笑
數者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即圍當二丈一尺傳曰

孔子身大十圍夫以其大也故記之如沈之言總今之三
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為異邪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五分
陝州靈寶縣之西有澗曰洪溜自東南直注西北入于河
平時可涉遇漲湍暴不可以舟予預脩本州役書洪溜澗
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經云按上名有鴻臚
圍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為鴻臚澗於是知洪溜語
之訛也

白兆山最安陸之勝處郡西三十里頗多靈迹中有指師
嵩世傳指師疏維摩經有白氣之異山因得名故賦詠之
士未嘗不為言若令狐子先請善光長老住白兆寺書曰
高宗朝神指師作維摩疏于嵩下感白氣之兆上屬于天

因而得名亦習傳聞失之討論也周書子翼傳建德二年
出為安州摠管屬大旱涓水絕流舊俗亢陽禱白兆山祈
雨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舊矣
安州應城縣有五茄山寰宇記與圖經並作茄字俗作加
字切疑之訪居人其山起於平地袤可二里高可數仞無
峰壘特地之勢皇甫子固謂予曰五當作伍伍蓋楚之著
姓此山蓋伍氏所居當作伍家山今亦有伍落伍家聚落
也孝昌東北有大伍小伍山寰宇記以為兩山疊嶂遠望
若行伍然恐亦俗傳也

予使閩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隸閩部其所謂飛猿
嶺者昭武之西北境也過是嶺即至於峭石鋪嘗按謝靈
運詩曰朝發悲猿嶠暮宿落峭石謂其山高石落而消也
今為飛猿峭石蓋歲久俗傳之訛耳世多言唐以張萬歲
久任牧馬之政故圉人輩辨馬之老小不曰歲而以齒目
之蓋避萬歲名也夫豈然哉按周禮馬質之書其齒毛與
其價又曲禮曰齒駘馬者有誅穀梁曰晉獻公以屈產之
乘假道於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戰國策曰夫驥之齒
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非自唐有所諱也
禹貢曰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孔安國云亭淮出桐栢
經陪尾班固地理志亦具此而顏師古乃曰陪尾在安陸
東北今按安陸部石村之西俗號為橫山者陪尾也自在
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東北悞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縣光和尚骨立筆法瘦硬方通
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又讀漢書稱威帝夢見老
子命中常侍左綰於瀨鄉致祭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
即蔡邕書也今考威帝紀年乃建和其光和蓋靈帝時年
號豈杜詩後人傳寫之誤耶或者以謂今毫有太清殘缺
碑猶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
縣尚兩舍即非邊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或
曰以黃精當作黃獨遂援本草緒甦注注釋以為正此皆
惑於多聞好奇之過也藥錄云黃精止飢杜以窮冬采此
無所獲必遷就黃獨邪又以山雪為春雪此尤為乖繆杜

自十月發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離同谷入蜀
詩中歷可考蓋未嘗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於衡之來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
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稱來陽令遺白酒黃牛一夕而
死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
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
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來
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櫂之作末云舟
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色棄汝去
秋帆催客歸蓋回櫂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
將歸秦留別湖南幕親府友云北歸衡雨雪誰憫弊貂裘

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卒於來陽耶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誌稱子美孫嗣業啓子美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拜余為志辭不能絕其係略曰嚴武狀為工部自外郎參謀軍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殞岳陽近時故丞相呂公為杜詩年譜云大曆五年辛亥是年還襄漢卒於岳陽以前詩及微之之志考之為不妄但言是年夏非也

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讀蓋多脫漏予親家季勉之收永州王原州宋子京三公所傳韓文最為全本悉多是正於是知此篇乃脫八字如湜也困公安不自閑蓋閑下脫其閑二字又倚據糞壤下脫一間字間字下又脫糞壤足三字其後豈有臧字下脫不臧二字讀之者可以考焉至於他詩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義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人之於死也何以知不可哉蓋古之人視義以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鑒戒
- 戒殺 真偽 諛謗 占驗 語讖 博奕
- 諧謔 雜誌 乖謬

姓氏

譜牒不修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

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洪之先蔡姓也踈之後廼為東
民之後廼為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
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如此類甚多况元魏據
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
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此一篇亦子長孟豎叙傳
之比也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罕言歐陽文忠公蘇洵
明允各為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放禮大宗小宗為次
雖例不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切恠文忠以謂不知姓之
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也其譏呵亦至矣然歐
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間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公始為
之譜斯言恐未為得也

古器

應山平靖關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一日暴雨村民得
小鼎於澗側銅為之色如塗金兩耳三趾趾皆空中可受
五升甚輕民言山助有鼎痕十數皆為水所漂止得此耳
連庶君錫得之甚愛以為華而不侈質而不陋後歸求州
予友郭惟濟居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隸日射溪磧焰
有光牧童掇取之得一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六七寸一
端隆起下生輪郭一端統邊列以齒齒仍缺十六以為枕
也不可忍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可磨
墨甚良方知古硯容有陶者居澤嘗為予曰柳公權云某

州磁硯為最佳予時年少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嵒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為土所蝕視
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
猶照數里不知何世物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鍾
佩印刀斗鼎鏡之屬不可勝紀

風俗

仕非為貧有時為貧今不然為貧者多也予初仕聞仕宦
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田某所供給厚可仕也後忝通
藉朝堂之論亦然用是知為貧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不言果獨林禽
曰果荆人獨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
全木亦茂呼為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
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昏禮合卺也以瓊盃
綵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盃媒氏祝之擲盃于地驗其
俯仰以為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懷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
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即假倩媪婦使服
其服同哭諸途聲甚悽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

閩中呼梯為咳咳階之訛也鞮為脚脚僑之訛也世言閩
蜀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謂不同風略引蜀有不仕
之類以為異孫蓋蜀人也故主其鄉風今讀書應舉為浮

屠氏並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倍密
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間好蠱毒者此其所同者則知
古語之傳蓋不虛耳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下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為息異日
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訟財無虛日子漕本路決其獄日
不下數人夫殺己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歟
汶上多士族有雌黃人物會於州吏茶肆過者必有惡名
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
矣號曰猪嘴關推其巧能名者為關使次有判官幹當公
事

奇異

寇萊公貶死雷州詔還洛陽過荆之公安民迎祭哭揮竹
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劉敞原父王陶
樂道各為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鷓鴣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齊賢
相謫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解佛經言予
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夫造物亦有時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憲公
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馬夫人父尚書也夫丞
相司空申公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次丞相司空次
戶部尚書睿夫人父太師簡肅公也其舅呂申公也夫丞

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壻翰林學士范祖禹也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蓋有之未有一朝者獨劉沆天聖八年其子侍制瑾皇祐五年其孫補治平元年並及第皆在 仁宗朝安厚卿言張文孝之孫保常鎖廳不第然應舉時家狀內三代皆具慶亦世所無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祿卿張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璿任京東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寧無疾

趙孝廉令疇景貺言皇祐元季同廖猷卿赴試春闈一日猷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昨夢榜出上有先人名氏景貺賀曰猷卿必登科甲繼先君矣未幾省榜出猷卿迺第十人猷卿名子孟淳之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及第今校理君正一乃猷卿第三子元豐戊午國學第十人薦三世之間及第過省取解並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煞

予少時季妹末於州際得一小蛺蝶恠其非時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蓋其詐死以逃生也孝昌成若冲天益江行岼際見小蝦蟇無數天益呼僕抱鷄令食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蟇復濯入水蓋聞鷄聲率伏地不動人莫見也

鑒戒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煞已降余謂非特此其煞灞陵尉

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虜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資鏹巨萬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全隆冬苦寒放房緡盈月屯田君晚年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有五孫長曰獮皇祐元年至朝奉大夫次侍讀毅夫也皇祐五年大魁三子與孫皆任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

王文正沂公仕章獻朝發晉公竄海上天下稱之然卒以嗣子不蕃暮年謂所知曰予行已無慚而獲此報何耶但一事有恨初出守鄆為監司相輕後秉政遷除本官略無寧歲竟死於道路此必為報也

予同年黃靖國元弼劄直明決初調蜀中主簿亡其縣名令缺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嫚罵本官衆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元弼為州軍事判官訟牒至寧州暴卒入真與宋貴辯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真官亦憤之已而追閱案牘語元弼曰罪即當死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士人往往作傳亦多抵牾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鑿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粟棗乏者遺之宋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冷熱人人多畏之後為鑿博士謂之者貧則絕蓋弗肯繼矣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

長犯盜流他所得還卒于鄉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返日
遊市井間因刺一婦人不着墜井死幼者終於凍餒應之
弟曰効畏謹有常年踰七十而亡一孫習鑿自足

真偽

予聞洛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誥與右宗大賈冒以庇其
族比年聞安陸亦有蓋譜不明

劉夢得讀張曲江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
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瘡癘之嘆自退
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
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諺者以曲江識胡
雖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建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

無似終為餒魂豈伎心失怨陰譎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
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
不見其它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
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
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
牧守當塗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
江總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
耶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常取麝糞日乾之每得麝裁四肘皮剖臍
香雜乾糞以實之最大所謂當門子者即預採飛蟲去首
足翹日乾以用之是一麝獲五臍之利蟲之性不良可知

也鑿者司徒生嘗言市麝臍宜置諸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真也鑿實者偽也

讒謗

蜀人龍昌期為禮論以為周公金縢之請以代武王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知遠則四國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之說蓋聖人誠為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愬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 神文乃間諭元憲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猷臣為翰長見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絕

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既叅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紀年通譜揚文公談苑等序及繹山碑跋尾亦知其略矣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為有為者病之後為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為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曾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遊錄說穎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道奉議穎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第

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遊乃襄漢間士人為託名以行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絃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詩亦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盛夏以池水入畦謂之種鹽不得南風則鹽不成俗謂之鹽風荆湖間夏有大風朝起夕止連日如此土人曰颶風音諒有則旱故陂澤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杓風如杓勺水也

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種子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年又打乾矣蓋臘日牛驟泥中則然明年果然京師槐放花盛則多河魚疾北人蕎麥熟則早晚候霜降罔有差焉江湖間人常於歲除汲江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曉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予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何以知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戍率多用是為驗因遣人聽戍鼓皆然

熙寧初予為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二三尺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鬃是歲戊申也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曰畦鳴則蚕善

安陸農視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下有細白花叢出若十花以上則米貴花多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安陸雁自北而南群燕委鷦而去不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連端午家家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子以自給至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弃子不可勝數

傳曰元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社大觀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識

前廣西漕李朝奉湜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鄉守金陵為江南好十闋有云丞相有才裨造化聖皇寬詔養踈頑羸取十年閑意以為雖補郡不越十年必致仕矣去

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間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亭問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昔葉道卿云羸得十年閑某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謂不越五年復入至五年錢卒

予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季道輔餞於郊舉光輔舊詩曰仲舒窺圃三年廢東野看花一日多光輔笑曰我尚能為此語耶明年失意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聞於是有人命與特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唐易守邠待次光輔榮歸為學尚不輟八月末為往州北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識耶

博奕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來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世之糾師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一有賭若兩人已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乃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塗之句蓋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為坑塹也

諧謔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寤嘆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為二十字詩題文成侯辭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為民祈霖雨石濟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終入仕不識州縣况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終應舉便不知下第况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石夷吾齊老嘗遊廬山為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圖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為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披頭一奇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

熙寧間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
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於私居穿地丈餘作壞室
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
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為職官
許薦部吏改官者十負戲語人曰可輟其半為身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為假龍直學士為小龍
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開劇不同大府為忙卿司農為走卿光祿為飽卿鴻
臚為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數頒胙
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即堂吏至客次請某
官既相見讚曰聚廳請不拜就座則揖座又揖免勞茶湯
乃退餘官則堂下引聲曰屈不啜湯耳若同從官則待湯
京官自下聲喏而聲立白事訖退或有久次無差遣者聞
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叫屈更俟何所耶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為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為迎霜兔矣
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太中大夫前呵曰太中來人
不知皆笑曰大虫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干祈但危坐相對
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止於病耄

猶不能去有為貧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親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玉粹夫為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疾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為也粹夫善詼諧乃告曰前日見子亦是馮翊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閣躡踊一巡

都城相國寺最擗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破賊所

余長子渝嘗為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劉仁瞻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為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

仁瞻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便同情淮南廟有八仙公洎梅福等像守臣或被盲祈焉邑人說往時有姓梅為守見廟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回郡至郗家嶺伶人郗生登嶺大慟守怪問之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冢也守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就居熙寧初徹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學隙地創小宅數十收債以充學費號鬼八位

雜志

神宗既大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子在開封南司閔牘見堯進家狀云私家無

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泰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以他名避之
龍圖閣侍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廟額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遊寺見其像在廡舍下
僧云其裔孫侍禁自陝右輦置欲建祠堂于此不果
盛武仲知夔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間為翰林學士
宰相丁謂去不附已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學士工部郎中
知光州到任未幾又責知州團練副使宦者押去行一日
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問左右曰使者何不食耶曰五
更食訖盛市裂餅十餘枚貫以緡貯水一胡蘆掛於鞍行
則啖之餘十里使者顧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荅以早令
市之使者撫掌大笑蓋一盛善飭常兼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庶及庠也請
二公居於邑之法興寺今尚有二公手植松栢有縣令經
主者忿二公不出謁屢形言色連勸二公強謁之已而令
恚尤甚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襪輟也二公復如言而往
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八南歸令馳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晝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
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頭童而不櫛不可
冠何字之有薦紳亦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鑄錢監兵聞錫氣久而病瘖
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銷釋所支率分錢內克買

均給後予所至多令如此給肉惟建州豐國監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嘆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顙遂克民之至樂

老鑿少卜老取其閱少取其決鄭毅夫內相再黜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夢化為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蓋汗也展轉間張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為講言既覺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但聞池上人皆曰白龍公來也士大夫於內相挽詞多用白龍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飭之恩必償毗睚之怨必報者後世不然報恩略而報讐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得時得位無不如意

暑月甝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黃元明日止用經夕熟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師賃驢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也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時

乖謬

元憲宋公畱守西都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自且暮不能

適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鷄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養令民悉呈所畜鷄既集紛然而鬪莫能間止邑前百姓喧闐塞路共觀鬪鷄而罷

安陸雖號節鎮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往者守臣或以遷謫而來率多時之聞人歲久皆吏部擬授往往厚重而無作為者熙寧間一太守點檢清酒務較量缺酒數少怒甚監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復問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畫闔子城南門不得啟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居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曰某以久旱用仲舒閉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際正須雨也安陸郡一歲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日見當職者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答八月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告以將雨其人乃曰是不用宰鷩皆有次第豈至八月尚可為之一有一鄉列任京西憲按行一邑尉蔡人張伯豪也始逐於郊憲令步從又數其所為至邑入傳舍更衣虞候白提刑適罵者是中丞壻憲矍然曰何不早道於是召尉坐謂曰聞君有才聊相沮爾君辭色不變豈易量耶為發薦章而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尹洛日子管幹文字賈會古坐末賈因言一相知任憲至一郡有護戎年

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太守默然戎乃抗
欲來為小兒子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子
復問為誰曰章得象也蓋郇公方為丞相憲曰雖年高精
神不減不知何餌戎曰無餌憲曰好箇健老兒惠酒而去

塵史終



